

尚書欄外書

175
125
7

八



尚書棟外書八

名誥



浴邑營建、蓋出於周召之意而成王從之也、小序
成王在豐欲宅浴邑、此言是也、蔡傳引左傳史記、
謂宅浴武王之志、案本文不見此意、二書每有傳
會之言、不足據以為證、

注左傳

杜預曰、三塗山名、嶽蓋河北太行山、鄙都鄙、

謂近嶽之邑、

陳師凱曰、顧詹有河、謂回視河水在後也、粵魯確

名誥

伊、母遠天室、粵與越同、及也、及視、唯伊、
若天室之所在、宜為王者之都、毋捨此而遠去也、
天室猶天府也、

惟二止

于豐孔穎達曰、文王居豐、武王於豐立文王之廟、

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于豐以告文
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考、經不言告武王、以告
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祖見考也、告廟當先祖
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告武也、

朱子曰、豐鎬去洛邑三百里、長安所管六百里、王

畿千里、亦有橫長、非若今世畫圖之為方也、恐
井田之制、亦是此類、此不可執畫方之圖以定之、
毛奇齡曰、蔡注謂豐去鎬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
豐曷嘗有武王廟邪、詩稱文王作邑于豐、武王宅
是鎬京、竹書謂帝辛三十六年、西伯使世子發營
鎬京、故武自繼文為諸侯時、即已遷鎬、武成云王
未自商至于豐者、以專告文王之廟、與此至于豐
同、則是武王都鎬、其不宜有武王廟在豐明矣、
注文王廟在焉、通本王作武訛也、毛奇齡所讀訛

本耳。

越若未三月

鄒季友曰、越若未、古語辭、案堯典篇傳引此、

越若未三月為句、而此乃異釋何也、朱子語類載、

劉諫議云、越若未語辭、未三月、猶言明三月也、漢

律曆志引書武成篇云、越若未三月既死霸、雖云

偽書、然亦可見古人文法、句讀皆如此、劉說充為

有証、不當釋為迨展而未也、

越三止 彙纂案云、祭天地分合、從古聚訟、此經云用

牲于郊、牛二、注疏謂以后稷配、故牛二、祭傳則云

祭天地也、蔡但言祭天地不言合者、天地各攻其

位、位成而祭之也、疑此時南北郊之名已立、言郊

者統天地言之歟、周禮太宗伯有蒼璧禮天、黃琮

禮地之說、大司樂有圜丘方澤之說、又祭法言燔

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騂犢此

皆天地並言、祭天地異所、王者尊天而親地、未有

祭天而不及地者、亦未有言其合者也、然則兆于

南郊就陽位也、禮固明言之、而北郊未有明文、此

經之偶缺耳、注疏之家、鄭康成、賈公彥、孔穎達、

皆已補言之。周禮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疏皆謂祀于北郊。又牧人言：陽祀陰祀。注疏亦謂陰祀祭地北郊。又如禮記泰壇泰折之文，疏云：此經論祭帝於南郊，地示于北郊也。此皆北郊之說。鑿可據者，以此言之。祭地之位，不待推而可知也。雖有冬夏之分，而此於位之初成，非常祀之時可比。故同日而舉也。社于新邑，謂此乃所以祀地者。非也。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

又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鄭玄此今時里社也。又月令命民社，仲春之祭也。詩以社以方，秋祭也。孟冬則云大割祀于公社，是一歲三社也。社之祭自天子以至於士，庶人皆得共之，其名至多名同而義則各異。茲之社于新邑，乃社稷之社，位在庫門之右者，此共立氏之子曰勾龍者，是也。特以其卒九州之功而報之，而奉以為主耳。謂之地示之神可乎。地祇勾龍同得謂之社土者，曰昭二十九年左傳：魏獻子向社稷，五祀誰氏，五惠，吏

墨荅之以勾龍為后土、猶言后土之官耳、其實康成所云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勾龍也、况乎祭天地之禮、貴簡貴誠、只用蒲犢、此人鬼之祭、故曰牛一羊一豕一、郊特牲所謂社稷太牢而祭、傳引之者也、若以此社為祭地、則王制所云祭天地社稷、地與社豈重累而舉之乎、至於后稷配天、以思文之詩為樂歌、此乃行之於宗周者、東都初建、恐未遑及此耳、

越七止 邦伯 錢時曰、康誥言五服、此所命止侯甸男之邦

伯者、豈采衛地遠、故役不及之歟、是役也、專用殷民從事、極有深意、四國作亂、殷民沈迷、棧化、使之奔走服役、庶幾視儀聽倡、調服于聖人之化、每戾自應、潛消此最見措置之妙、地之遠也、故稱遠 侯甸男邦伯、謂侯甸男邦之伯、男邦與康誥侯甸男邦采衛同、曰解邦伯、連讀非是、

注春 事見左氏昭公十二年、杜預曰、度高曰揣、度深曰伋、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以指 陳襟曰、觀此則殷民之遷、在未作洛之前、明

矣、讀此當參看洛誥、洛誥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
師、此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其日同、但洛誥言是
日再卜、此不言者、周公之吉卜不殊、召公之吉卜
也、兼洛誥自詳之、此可略也、

太保止御事 錢時曰、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句法與盤庚
教于民、由乃在位同、乃者指殷而言、由殷御事以
達殷民也、看得殷民難化、御事實倡之、自乃御事
甚得其要、故後又有王先服殷御事之言、
出是出於外朝、入是入於內朝、錫猶授也、此以上

記者之辭、曰以下至受天永命、即名誥本文、蓋以
書告成王、故記者着一曰字、以舉其文耳、拜手稽
首、若為記事、則曰字當在稽首之下、如下文拜手
稽首曰是也、越自乃御事、首揭治庶殷之要在於
此、融堂之說可從也、嗚呼、以下別說起一敬字、以
戒成王、諸歸之於成王身上、天既止敬德 終改革也、天祿永終之、終、康王之誥、皇天改
大邦殷之命、與此同、後王後民、迄指殷歷世君民
厥終、指紂王、夫王肅云、匹夫也、出執謂有司出而

執之、其眷命用懋、則指文武言、天眷命文武俾之、用懋為放伐之事、文武字義在句中可熟讀也、

相占止保是保有天下、三今字並與上文古字對、自

古之後概謂之今可也、今時猶言後時、

嗚呼止王樵曰、誠者得民心之和也、民虽者、天命之

得失恒於斯、國祚之脩短恒於斯、知莫險於民、則

不敢後於敬德、以誠其民矣、

今休、猶言當務之急、

王未止錢時曰、三箇其字、當是將營洛時有此議、是

周公定論如此、正所謂壽考之言也、可遺棄乎、

土中、取於四方道里均適、為朝覲之便耳、不必言

天地之中、外注可抹、

注王陳師凱曰、地官司徒測王深正日景所以求

地之中也、所謂日南景短、日北景長、日東景夕、日

西景朝者、是指其立表之處而言其不中也、日南

云者、是立表於晝日之南也、表立於此、則其影必

短於圭、而其地多暑、是偏於南矣、日北者、是立表

於晝日之北也、表立於此、則其影必長於圭、而地

多寒、是偏於北矣、表立於晝日之東、則日至夕、而表影方與圭齊、是又偏於東、而其地多風矣、表立於晝日之西、則日方朝、而表影已與圭齊、是又偏於西、而其地多陰矣、凡此皆非地之中也、而用此法者、乃所以求中也、案步占之說、以為日與地相去一萬五千里、為地之中、土圭之法、圭長一尺五寸、以一寸準千里、當晝漏方半、置圭立表、以測度之、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適與土圭等、定此為地中也、

注多陽多風之訛、道理亦訛、從玉、彙纂本並正之、
王先止先謂先務之急、介注以副戴點說是也、足利
其通古本作迹、迹古文通字亦通、節性性是習典性成
之性、節性謂使之視效變化其由習、
王敬止申時行曰、上句言當如此、是勉之也、詞、下句
敬德言不可不如此、是戒之也、詞、
我不止首我字指周典夏殷對言、後教我、
厥命指不敢知曰、蓋謂天命非人思慮所及、故不敢妄
意說道、然其可知者、獨在於人事之敬典不敬也、

此意與伊尹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同但召公慎重其言專就盥於夏殷上言耳
今王止錢時曰細玩初服之語則知周公復辟是時
初服當已有定議浴誥首陳朕復子明辟直是徃反數
四而後成王方有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之言觀
此則知浴誥作於十二日乙卯告卜之時而召誥
在二十一日甲子以後甚明
陳櫟曰王乃初服者善始可以占終法二國之敬
德而歷年尤當謹之初服也此句呂蔡以屬上章

孔朱以冠下章使與初生初服宅新邑為一套語
亦通但此句實結上生下若生子一段議論實因
此句而申明之
我指周與二國對言謂周家之命即為夏殷之命
非二也亦惟字可見
嗚呼止申時行曰哲以德言如天迪其德之意吉凶
初服以徵驗言如禎祥妖孽之意歷年以國祚言如享
國長久之意
初生謂幼童自貽哲命猶言習與性成此命字性

命之命、共下文命哲之命、虛實不同、今天四句、
言天之命哲、共吉凶、共歷年者、知皆在於初
服之時、敬德何如也、

宅新止
永命

宅新邑三字、孔氏屬上節為一句、肆訓故、

民若
有功

申時行曰、民若有功、句帶說、若字含躬化意、

有功則非彛之民化而導民之功成矣、

四

其惟止
王顯

其惟王、小頓、共上節同、位在德元字句、元字

乾元之元、不特訓首而訓大訓始、於德為仁、位是
德之位、故曰位在德元、越王顯即明之德於天下

是也、

持乎止
永命

錢時曰、德威為畏、德明為明、有是德自然有

是威、脩之於身則為明德、用之於民則為威命、一
也、

又曰、或曰、聖人之化、一視同仁、召公曷為分別讎

友、曰、攻位賊、役則專用、殷庶則自乃御事、又王先

服殷御事、所以致意、殷之臣民者、正為調其叛亂

反側之情也、召公於此、特拈出一讎字、警成王者

深矣、王若敬德則讎者可使友、不然則若百君子

雖我之心終然未泯而乘間伺隙於下者豈止於不友而已哉
王末有成命王亦歿召公期之之辭末指後來言成命是一定之命當時新邑初政故要其終而言之耳非敢勤是謙詞恭奉幣即冢君贊見之幣出取入錫者是也供謂進之於王祈天永命義與前同欲王之能敬德以新永命也祈命緊要在敬德故以此結之案供神之幣呼曰量幣重其物而改其名必當新製以致潔淨未聞用舊見之幣以為

供神之幣也恭說不可從
洛誥分六節第一節周公拜手稽首至毛奇齡曰洛誥分六節第一節周公拜手稽首至以圖及獻卜是周公告營洛詞第二節王拜手稽首至拜手稽首誨言是成王謝詞第三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至無遠用戾是周公致政詰賊在亳洛詞第四節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陞四方其世享是成王許即洛辭第五節周公輔政立公後詞第五節周公拜手稽首至其承觀朕子懷德是周公許從

王即浴并述已考成浴邑勉王作祝詞第六節戊辰至未是史官記事詞

周公止明辟蔡傳謂成王親之為子尊之為明辟此說是也

但釋復字為逆復之復者非是復字是復政其

伊尹復政厥辟同義當從旧解外注蘇氏謂首節

有晚簡在康誥不可從

王如止明辟如弗敢及周公推度成王謙冲營浴大事一

托之周召意基命是下文基作定命是下文定宅

並係於天命故曰天基命定命耳大相東土如先

卜河朔黎水次卜澗東瀍西又卜瀍東其卜非一

正是大相處東土是泛言不獨指洛也

予惟止錢時曰我指我國家言即此介于我周御事

之我非周公自謂也召公先往相宅而首卜河北

之黎水以其去殷為近故也澗水之東即瀍水之

西卜皆不吉而龜兆惟食于洛又卜瀍水之東而

龜兆亦食于洛

融堂以我字為非周公自謂者据召誥戊申太保

朝至于洛卜宅乙卯周公朝至于洛達觀也愚案

此節宜分為兩事、告至于浴是一事、告浴食是一事、

王抹止 吳澄曰、抹手誓首、誨言、與後抹手誓首、休享

文同、皆王行此禮、又授此辭、而使者以達於公也、

申時行曰、誨言、公雖告卜而實寓期望責難之意、

即教誨所在也、

本文三未字各異、未相、周公未於浴也、佯未、使者

未於錫京也、未視、寄未視吉上也、或疑未視之未

誤、禊、更思之、卜休、謂龜卜紹休命也、恒吉、就浴食

言、卜洹東、漚西而浴食、卜洹東亦浴食、故曰恒吉

也、貞、是占詞、謂正固也、以猶使也、萬德年、言傳之

孫喬也、

周公止 注引呂氏、此文俗飾典雅、不似注疏之體、東

萊書說亦與此同、案書說、門人時瀾等所編、蓋截

取呂氏文在他篇者、故如此歟、

子齊止 佯從王於周、周是錫京、言使百官從祭於錫

京、以適浴也、

今王止 王安石曰、記功若紀于太常、載在盟府之類、

作元祀若茲予大享于先王亦祖其從典享之類
至視止不視功載乃所以勸勉百工於將來也教工
其絕謂教示令効舊勲也非公私視效之意
孺子止孺子其用二句並反語疊言之者深戒之也
其往無若只是禁止將來於初起注釋無字為反
語不妄厥若止惟以在周工往新邑謂臣僚各以旧官往新
有辭邑也注勿參以私人似贅嚮猶趨向非謂意嚮有
辭典太甲萬世有辭同謂可辭謝於後世也

惟終惟終惟終指下文拜成而未遂是無終下文以敬
終始之即惟終之意
汝其止此節注意未得竅愚案敬是感享是應以我
爽侮敬致彼享大意如此二識字只是知有此理見敬
及物崇不也二惟曰不享注意前是名之之詞後
是人民之語亦不相投又不見反此之術為如何
愚意謂汝王當脩己以敬以及百姓以此道帥之
則天下感化無不敬上者今汝其自敬而百辟化
之以享上矣我固識之然其間猶或有未享者則

汝之代未悉及也、我亦識之、汝不可但已、當益加
自敬以致人享也、辟公之已享者、儀多於物、未享
者、則儀不及於物、其心曰、上不必享、而不役志於
享矣、辟公如此、則凡民效咎、亦曰、上不必享、至於
此、則事必爽侮、而民不治矣、故汝當益懋自敬、以
帥之可也、如是釋、周公警戒之意、深切有歸宿、侮
字、只是毀傷、亦敬之反、
頌朕蔡氏謂未詳、又引或曰一說、檢東萊書說亦
不暇、樊此類、愚別有一解、頌謂分半、不必為頒布、不暇、

蓋當時成王幼冲、未親聽政、萬幾一叢於周公、則
旦夕勤勞、無少暇隙、所謂不遑暇食也、及今成王
漸長、周公已有復政之意、但當時猶未能全解去、
將割其半屬之成王也、故曰頌朕不暇、孟子亦曰、
周公兼三王施四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即不暇
之實是已、如是說於事情似切、下文明農則言其
志、遂將避亢返潛而已、非即時歸休之意、

居師言使民各得其所也、樊太甲左右厥君宅師
義同、

將禮 將行也 將功宗而行其禮也

惟公止 惟公德遠明勤皆就德言 迺與御通 衛是權

按祀 衛之衛 迺衛猶言執權 非謂御也

王曰止 陳櫟曰成王自謂其退即辟于周 味退之一

字則王時進在洛邑可知 抑身在洛邑言故以還

歸宗周為退 退固王之謙詞亦述往返語勢之當

然耳 毛奇齡曰時周公致政成王請王居洛而王第許

其居洛而不許致政故曰予小子退便當赴洛以

就君于周但公不可去我當命公後矣謂封伯禽

也蓋此時成王在鎬京謂身當赴洛為公立後以

為後則可長留公在周作王國卿也

又曰後有後禮周制凡封國授爵傳子皆名曰後

此在三禮屢言之故春秋魯莊問後于叔牙秦穆

稱重耳不沒為後若曰惟告周公其後猶莊叔謂

叔孫穆子曰其為子後是也

又曰若謂費誓東郊在周公東征之時此時伯禽

封國已及則商奄淮夷不止一叛蔡氏但知近魯

東郊者祇此淮夷、而不知其叛時不同、大誥序云武王崩三豎、及淮夷叛、周公奉王命征之、此東征之淮夷叛也、是時伯禽未封國也、多方序云成王歸自奄、以淮夷又叛、成王東伐淮夷、始踐奄、此東郊不聞之淮夷叛也、是伯禽始就國後也、則費誓之作、正在殷頑初遷、淮夷再叛之際、與前此東征四國時、邇不相涉、而以此抵彼、直自誤耳、東郊不聞、見費誓小序、蔡氏不取序說、而注今引之何邪、下文周公其後、亦為周公立後也、畧語如

是、不必疑、

四方止

吳澄曰、救慰撫綏安之意、

四方迪亂、謂草創之始也、不專指周公、注未的、

四將止

陳師凱曰、朱子云、四輔猶四隣也、漢三輔京

兆、馮翊扶風三郡也、案王制曰、設四輔及三公、四

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蔡不批此者、以成周末

嘗設四輔官、時公且任太師、在三公列、不聞為四

輔、故止引漢三輔為比、周家非有三郡、特以王城

鎬京為鄰輔、如朱子四鄰之義可、

其後亦猶伯禽，迺將其後，言迺將伯禽封之魯，使
之繼周公，懿親監士師工，誕保受民，以藩屏王
室，蓋宗禮雖未定，而今先封伯禽，即教公功之一
也。如是解似緊承上節，文武受命，泛指天下不止
畿內。王曰止錢時曰：已者斷也，言必往也。公之功，我方
肅然將奉，祇敬而歡樂之，公遽求去，是困我也。故
曰：公無困我，我惟無斁其康事者，言我不能有所
為，公致治安之功，我但一功仰成，遵之守之，無所

厭斁而已。

定謂不動也，言一定於此，不求去以動也。哉，漢書
作我，似是，然作哉亦非不通。

周公止

吳澄曰：怡，恭臣事君之職也。今又命我治浴。

是欲弘大我事君之恭也。

受命者，本文王，武王特承文王而已，故專於文王
着受命字。恭，只是恭敬。注引孟子責難謂之恭，非
是。孟子本意，蓋曰責難於君，似不恭，然忠君之至，
言出於不得已，則其實恭也。注引以為恭字本訓。

誤矣

孺子止

典司也。獻民猶言良民，泛言之也。語勢與民

獻十夫不同，又非典頑民對言，人君之職在司民

民為責，故曰典獻民。獻字勿拘看，注因論語有文

獻不足徵，語釋以為典章賢者，恐不當。

考朕昭

子刑。注釋昭子為明辟，吳澄則援昭文王昭武王

謂成我所以昭明乎子之儀刑，亦未穩。愚案朕昭

形似，或朕字誤複，又訛為昭字，下文亦有朕子字，

姑存疑。

評未全

次節。王安石曰：成王使周公來，茲商民乃命寧以

相。覺二旨曰：明禋於文武，使之明禋，則以太平告

文武也。故周公不敢宿，成王明禋之命，即禋文武

林之奇曰：文侯之命，常武皆曰一旨，此言二者宜

王平王賜其臣以祭，其太祖故惟一旨，此告于文

王武王故以二也，予不敢宿，典曲禮曰：凡為君使

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之宿同。

荆公說使周公明禋於文武者，是也。但釋評未謂

使周公泰則非是，俾未謂遣使者未與上文同，又

以太平若文武亦似泛蓋告宮浴既成因以祈國祚永久也

惠篤叙

惠訓順猶言從事篤叙即上文篤叙乃正父

也周公冀成王能從事於篤叙之道故揭之於首

以為禱也

王仲止懷德

尊之曰王親之曰朕子一也或謂此節亦祝

詞宜與上文連為一節此王指文王武王此亦一

說姑存

戊辰止室裸

錢時曰戊辰王在新邑張橫浦謂三月二十

五日戊辰愚細考之良是前日乙卯乃承名誥之

後故不著月此戊辰與乙卯正相因則同是三月

後何疑哉若烝祭歲却是十二月事故繫之曰在

十有二月也此節當作三截看戊辰下一截是紀

王在新邑之始也烝祭下一截是紀命周公後之

事也推周公誕保下一截是紀周公居攝之年也

陳師凱曰明堂中央曰太廟大室樂記注云文王

之廟為明堂制周頌云清廟祀文王也疏云天德

清明文王能象天之清明故謂其廟為清廟然則

清明文王能象天之清明故謂其廟為清廟然則

清廟者洛邑文王廟名以其制如明堂故亦有中
史太室此蔡氏所以訓太室為清廟中央室也
王命止錢時曰前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
後者告神也後言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者誥伯
禽而命為魯侯也
惟周止王充耘曰成王烝祭其日則戊辰其月則十
二月其年則周公誕保受命之七年此史倒載之
法也
烝祭歲注歲舉之祭似未允或謂歲字輕看猶言

時也或謂歲謂歲功至季冬歲功皆成祭告歲功
也姑存二說惟七年謂攝政之七年曰說不可易
陳師凱云留後又七年共十四年則謬甚矣本文
後言宜從旧說為後嗣自蔡傳以留守留後為解
陳氏襲以致此誤耳
惟三止錢時曰惟三月即營洛之三月先儒見洛誥
王止末書十二月事遂謂此是次年三月殆不然洛誥
所書十二月乃史氏後末紀述以備一書之首尾

非十二月後方有多士之誥也

商王士，謂旧仕商今歸於周者，不必謂貴之也。

王若止 鄒季友曰：弗弔，歎憫之辭。案大誥君奭及此

篇，皆有弗弔之語，而皆繼以天降割降喪喪，蔡傳於

大誥釋為不為天所恤，與三篇文義皆合，而此章

又意其為歎憫之辭何也。合從前釋以歸於一，林

奇亦釋為不為

勅，正也。終，猶絕也。與永終遐終之終同。終于帝，謂

天命去與天絕也。

惟帝止 三句釋上文，惟天不早意，宜順下通解，謂惟

帝不早，何以知之，以下民之所秉為卜之也。天之

視聽自民之視聽，則下民秉為，即惟天明畏是也。

秉為，謂性情好惡之見於事為者，或云為彛色，悛

當做彛字看。

嚮于 注釋嚮為意嚮，嚮字合感應意，可玩。

時夏 申時行曰：亦惟二字，對成湯言，謂湯之造商

固惟天之所命矣，而後王能盡君道，故天亦惟丕

建保乂之，丕建保乂一直意，就國祚說，言維持扶

建保乂之，丕建保乂一直意，就國祚說，言維持扶

植使之安而不危，治而不亂也。愚案彙纂以不建句斷此說一直意看似優

在分止錢時曰：民祗者，民情凜乎其不可忽也。

誕淫厥泆，泆即逸也，謂大過其逸。

惟時

申時行曰：惟時二字，猶云惟是之故也。

告勅

鄒禎期曰：勅者，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惟我止

我事，即靈承帝事之事，適，歸向也。不戴適，謂

壽一，王家，只是帝王之家，王家我適，謂殷家也。周

家興。

予其止

其曰：舉當時所言如此，惟爾三言，仍是指紂

非指三監，動是變動，非指遷徙。

予亦止

予亦念，則今之所念也。三句言天之降戾於

殷為極大，故其餘民效尤染習者，一切不正以法

也。彙纂亦引董琮說釋不正為不正誅，而起下文

遷徙，愚案此解為得，但釋肆字為肆赦，則意虽足

而語路迫，不如沿旧訓故之為安。

王日止

我怨，奉德猶言秉心，朕不敢有後，猶言朕言不再。

無我怨，則明其非私意也。

今爾止

其曰：彙纂作又曰是也，顧炎武曰：又今本作

其天邑鄭康成謂本天之所建呂東萊謂曰為天子之都並未允天字疑大字訛耳其曰聽用德又曰敢求尔者如封微子於宋其餘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者皆所云聽用德而敢求者也如多士遷洛者則虽有旧染而一切不向肆赦而矜恤之亦天命當然也率猶言一切肆訓赦

王曰止多遜

朱子曰奄東方之國

陳大猷曰此奄與淮夷三監同助武庚以叛周公東征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

奄即耒也四國殷管蔡霍也

錢時曰此節乃承上文發明率肆矜尔之旨也武

王崩三監及淮夷徐奄俱叛此云歸自奄正東征

而歸之時也周公東征成王實耒嘗往而曰昔朕

耒自奄者止是以王命告實周公自謂也

我宗猶言我家

幹止二字一意幹謂生業生業各有所止故曰幹

止下文唯曰有幹而止字自在幹字中意可見

有年謂歷年所不必言壽考

王曰止 攸君 王曰又曰、遽讀之似有闕文、熟覽之、當衍其
一、恐誤複耳、乃或言、指後來、蓋成王每以民生為
念、則後來或有所言、亦非有他說、只係人民所居、
以此懇々之意、結上文也、
董鼎曰、多士一書中、言興喪則由於天、言天命則
繫於德、言德則本於敬、終之以爾土爾邑、有恒產
者有恒心、而非誘之以利也、
無逸 無逸 無逸 無逸 無逸 無逸 無逸 無逸 無逸 無逸
所其 無逸 即敬也 所其無逸 共旨誥所云敬作所

一揆

先知止
之依

有工夫

此注以勤居逸 後注以逸為逸 猶易豫卦有先事
之豫 有後事之豫 以勤居逸 先事之豫也 以逸為
逸 後事之豫也
周公止
五年 錢時曰 此書所稱諸君 皆曰不敢 不敢二字
極宜細玩
申時行曰 嚴恭二句是敬 以脩己治民二句是敬

無逸

以治民皆無逸之所在也復點出先知稼穡意享國以效言

為是

其在止九年其在高宗句絕時字屬下猶言一時亮陰是

信默非梁闇說見說命至于小大承上殷邦言詁

法典下文變亂正刑至于小大同

其在止三年祖甲安國以為太甲鄭玄治史遷為釋蔡傳

從之後之說者違從不一然古代人名不可的指

不如姑從注說

注思庸字見太甲小序注念常道

文王卑服錢時曰卑服者其所服行卑以自牧也

微柔止萬民殷王裁曰漢書谷永傳對災畢事云經曰懷

保小子憲于鰥寡典漢石經合憲鮮恐是惠于之

誤并字與羊字略相似又因下文鰥字魚旁誤增

之也

不違暇食孔穎達云違暇被詔愚謂不然暇寬也

暇食謂寬暇而食凡人有事則當食亦急忙其不

違者蓋謂自朝至昃急於政事食亦不能寬也咸

音誠召誥其不能誠于小民意典此同咸和連讀

為是
十年^王吳澄曰盤謂盤旋不已耽其樂也遊謂巡行
以廢邦惟正之供謂以殷代常法之正取於民也
往拘庶邦字援春秋貢於霸王為證案文王為西
伯恐無此事中身良指中年不必算年數注引文
王九十七即位四十七亦據戴詵究叵信耳
注春秋陳師凱曰左傳昭十三年晉公諸侯於平丘
子產爭承曰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
有嗣所以得罪也

又曰唐食貨志云憲宗時分天下之賦為三六曰
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
使謂諸道節度按察之類
周公止則乃也兼亦字意其字虛指詞無字蒙到于
田宜為禁止意注則訓法非是
時人不則亦乃也非法字訓孔傳謂是久則大有過
矣却是
此所止林之奇曰違怨者同馬侍講曰外雖迫於威
刑不敢不從獨其心相違而怨憾也詛祝者昭二

十七年左傳曰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昨者莫
不謗令尹則是詛祝者因祭而為之也否者言民
之不違怨則詛祝不詛祝則違怨也

此取止兩則字上則猶輒也下則如乃字用乱字蒙

到於無辜

君爽

錢時曰序言召公不悅而終不明著其不悅者何
事此異論所為紛々也以愚觀之經文甚明顧未
深察耳今觀此書反覆勸勉不一而足無非挽留

召公以二人共相之意且云予往暨汝爽其濟小
子同末在位武王崩成王幼而周公居攝召公實
相共其濟艱危今既復辟周公又肯為成王留天
下亦既泰然無事矣召公之意惟欲周公獨任輔
相之責而已則告老歸休耳是不悅者非有佗也
急于求退而不樂手役為相故也周公所以乃陳
難于獨任必欲苗之相共共濟一如成王未即政
之時歟序正是明著其實也且周召師保有年矣
推原其不悅之由故序述及此非今日始為師保

也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太師天子
所師法視太保為尊而序則先保後師者此書主
為召公而作故歟
弗予止弗予猶言不幸專指殷喪也召氏則謂殷之
不祥表周之福也而亦曰弗予蓋聖賢以天下為心不
幸遭喪亂而任此者豈所樂哉此說亦巧姑存異
兩我不敢知曰詔典召詔同而文勢稍異今熟玩
之兩句分貼商周為是前不敢知曰弁言成湯基
業宜永孚于休而今墜其命後不敢知曰弁言周

家繼述天棗其忱耶不必如商受終出于不祥蓋
言善則天棗忱永保休命不善則天降喪早墜其
命文勢如是

嗚呼至
次節

越字朱子訓為及是也民字句罔尤違惟人
句言無天尤民違者惟在人也在我後嗣至恭明
德宜合為一節以語勢推之若曰假令在我後嗣
子孫或有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而君喪里
居在家則不能聞知之矣如是則天命不易天難
諶乃至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也其如

之何哉在令止正猶格君心之格字周公謙言予無明德之
格君心但其可導在欲紹文武之明德傳諸成王
使不過佚耳又曰止呂東萊曰凡分章皆更端又曰則紀其語之
既終復續形容議論之起伏并其精神而寫之者
也
此節言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寧王之德是
延則天必不用釋文王所受之命也語意如是延

謂繇延不絕

公曰止孔穎達曰皇天之典上帝俱是天也喪其文

爾愚案孔氏可從蔡傳
聖賢之分不必然

伊陟臣扈並為太戊時賢臣經傳無徵其詳不可
知注以伊陟為伊尹之子茅鹿門謂伊尹與成湯
同起伐商本紀所載湯至太戊且七世矣而尹之
子陟乃為相豈得年壽懸絕若此可見史選所述
有不足憑者此說是也愚又謂臣扈亡篇夏社小
序為湯時臣故正義云臣扈湯時已為大臣矣不

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
或兩字一誤也蔡傳本此為二人而同名者愚案
果是同一名臣扈也同一賢人同一得於君為相
抑亦可怪矣臣扈名始見於此而小序原非可信
者蔡氏嘗知序說之可疑而臣扈獨據於此何邪
愚故謂陟非尹之子扈亦唯一人並為太戊時臣
次非二人同名者

圈外引蘓傳似有理矣不然古人言訖一時隨即
發出不必一一數其人傳說偶不言及耳下文武

王惟茲四人節注引呂氏有見解可從

率惟止

率猶言大都茲指六臣陳謂陳力就列

天惟止

吳澄曰百姓王畿之民王人王朝之士也承

上文言天惟於商純篤佑助而命之者非特大臣
得人而已則以商家實是內而百姓之賤弄人之
微無不秉執其德明於其所當憂勤之事外而侯
國之小臣為藩屏在侯服甸服者與其一切奔走
任事之人唯此諸臣惟德是舉用以治其國君之
事以此之故凡天子苟有所為于四方辟如卜筮

之古無不以實應者
純佑熟語下文亦有之
惟茲指小臣至奔走之人
公曰止 錢時曰此節乃承結上文之意
入召公身上也
上言格皇天格上帝下言矧申其有能格此
書專以輔相格天為言則此所謂格亦感格之格
也上文云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于此遂申言所
以保又有殷者乃天壽卒格也故天壽典上文多
歷年所相應及其後嗣不卒罔格天遂滅之以威

非天不壽也召公可不永念于此
道乎大凡國家治則明不治則昏擾新造邦指
言新邑

申勸 寧王 甲是丁寧及復之意寧王或合指文王武王

戴託引此作文王

有夏 有字只是虛字注謂所有諸夏失解

又曰止 無能往來句茲申彛效句茲只是虛字屬正

迪見 迪見句屬上冒屬下冒字說見康誥

武王止 申時行曰後字不必泥猶云及武王盡殺其

敵之後而四人實輔以成化也

今在止

能格 西小子並周公自稱也同未

居東時召公專任今雖已歸而久不與國事則與

未 在位時無太異也誕無我責謂召公去位責歸

周公宜無以此諉之也叔罔勗不及謂召公若叔

身去無復勗勉我之不逮者也注疑缺文未詳愚

謂未必然釋文引鳴鳥本作鳴鳳陸云非愚謂是

也

公曰止 林之奇曰後人指成王也下言前人謂武王

則後人之為成王必矣

肆遂也承前段之詞亦大惟艱言受命固惟休即

亦惟艱也非指積累締造以後人之以宜為使字

看

注呂 陳師凱曰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言所以處人

心之未服者辛甘燥濕欲其調齊言所以處人情

之未和者繁錯夔結欲其解紆言所以處人事之

未靖者黷濁欲其茹納言所以處人言之未

順者

鄒季友曰乾設史記張湯為小吏乾設注隨勢浮
沈也唐蕪鷄云乾設其陸沈同義沈音沈
黯闇檢呂氏本書作黜闇黜音禪黜闇不明貌字
面見於莊子作黯誤也浩然志以下本書與此
大異蓋係蔡氏所改正公曰止錢時曰周禮六官皆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是三百六十官官之皆為民作極而建也况顧命
大臣乎召誥有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
恤周公上云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此又云

丕承無疆之恤其殆即召公所以告成王者而還
以感動之歟
林之奇曰昔武王命二公言汝之明勉以配王在
於誠信以乘此天之天命惟念文王之德以輔其
君則可以大承其無窮之憂君臣相與儆戒以保
天命也意謂武王之所以命吾二人者如此則我
家無窮之憂正吾二人所當任其責其可以舍而
去乎乘大命者王氏曰乘者以乘車而喻為彼所
載而行是也

曰汝以下周公奉誥命中之語如此偶只是配偶
賈字屬下蔡氏如耕之有偶如車之有馭則說過
巧可從

公曰止陳櫟曰我天威如召誥言我受天命大臣共
天威

國同體天命天威皆以我負荷之不敢以不功已
視之也

肆亦遂也

予不止不允即前節朕允之及注不信於人不的弗

戡謂不能負荷而報荅也

公曰止越民不惠典不允無太異惠謂自以為順也天

越民吳尊廬謂憂天命人心之不常此解捷

公曰止亦字當如雖字看往謂往其職

蔡仲之命

注謂次叙當在洛誥前愚案書主記事非編年次

叙不必拘可也

推周止正長也正百工即家宰是也以車七乘謂警

衛之車乘非儀仗三叔之罪管首謀尤重故太辟

藿次之故降為庶人三年不齒蔡則較輕故得囚

之於郭鄰警衛而遣之是知其罪輕也蔡在薨之前者以兄弟之次序非以罪之輕重郭隣古地名今不可知郭非親鄰非五家愚又案蔡仲得用者蓋蔡叔之罪固不太重仲又庸祇德故周公得以為已卿士不則罪人之子周公為得遽用以為卿士哉

注詩見邠風七月篇荀卿見儒效篇愚案攝位在諒闇中固當然然周公之在當時事變不一想應不必拘式套或攝位之久亦不可知此類姑闕疑

可也

王若上德行二字就蔡仲身上說為妄言蔡仲能順

敬哉敬哉德行二字就蔡仲身上說為妄言蔡仲能順德慎行不如往時叔在日也不必因下文解為德

文王行蔡叔

尔尚止此節總是周公訓飭之詞首以尔尚起末以

無若叔文意可見注說為現在非是

率自陳師凱曰中者本所以狀性之德今經言率

自中是循而由之之義故直以心之理訓之若論其末矣則在中之中無所偏倚是為天下之大本

及其既發而時中然後見其無過不及也所謂天下之達道也

多方

朱子曰大誥倖材多士多方等篇乃當時編人君告其民之辭多是方言故當時士民曉得而今人不曉得

外注蘇氏謂殷民念殷七王如父母意亦不惡但以漢季治亂光武乘幾成功比擬則雖人情相類而季世成敗與聖人公天下之心迥然不同今以

此証周公所以畏而不敢去則非所以論周公矣蘇家之學立言大抵此類非洛黨之所取

惟五止
宗周

陳櫟曰洛誥戊辰王在新邑孔注十二月戊

辰晦此七年之十二月即成王即政之年也多士作於是年三月曰昔朕來自奄是述東征時事乃自武王誅紂伐奄後第二番叛也多方作於即政之明年五月乃奄之第三番叛王隳其地遷其君又因以告多方也以去年十二月戊辰晦算之則次年正月朔己巳五月朔非丁卯則戊辰丁亥非

二十日即二十一日也多士共多方之作先後蓋
一年有三月云云以去年十二月丙子鄭注周
法衛孔悝鼎銘見禮記祭統鄭注周既去錫京猶
名王城為宗周也
周公止金仁山以三監武庚為四國淮夷徐戎等為
不知多方吳草廬合釋四國多方為四方諸國案篇內
四國專指三監武庚多方則總稱諸國金吳兩說
宜各截取前後為釋尹氏主尹於民之義錢時謂
所尹之民仁山則泛言臣民仁山是也

惟帝止感言言字有意味着此言字以見實之絕無
攸聞也終日謂終日間猶言片時

注厥逸共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之為亂為治此
解繆矣亂之為亂為治共苟之為苟為不苟同是
及訓也逸之有善惡猶泰之有善惡所指之異也
不可以及訓例之注又疑此章上有缺文蓋以諸
篇先言夏先后而後言桀例之也然古文語勢亦
有緩急此處直接上文紂圖天之命弗寅于祀故
獨以桀事証之語勢急不及叙言耳不必疑

厥圖止 鄭玄曰叨與養同貪也獲與懷同念也

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即不克靈承于旅之實

也帝王之德在恭恭則自寬舒於民今反之叨憤

日欽二句言民承其風化惟叨憤之行是欽不特

有司害民而民間亦相為戕賊也王伯厚有一說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茶于民批此則恭字句絕洪

茶謂大為茶毒也姑存

惟天止 惟以字做雖有字看至于百為宜屬上看言

虐民之多也

爾多 顧錫疇曰天命主於民心也故不曰天簡而

曰多方簡

慎厥止 呂東萊曰前章不克開于民之麗者言民之

所依也此章謹厥麗乃勸者君之所依也湯深謹

其君之所依所以為勸民之本徒善其外而不謹

其中心之所底麗依止盖未有能動者厥民所以

儀刑觀法者亦用此而競勸感之非自外也

慎厥麗乃勸句厥民利用勸句

要內謂縛執為囚於康誥詳之

乃惟此有辭 爾字只是潔字有自是之意

注疑此章之上當有闕文愚則謂此章專舉當時

之實下二章則並言夏商之亡耳古文往往有此

類未必疑闕文

惟聖止惟聖惟狂之惟當作雖字看聖是通明狂是

昏愚天惟五年當時事實蓋如此其詳今不可考

耳毛奇齡謂文王改元九年大統未集武立五年

而後伐紂觀此則秦誓十有三年果合文年無可

疑愚案文王改元出於漢儒誣說十有三年自武

王即位數之者斷不可易矣不必問其詳可也

頃暇字蒙到誕作民主句因可念聽此念字即克

念之念言紂無能念聽也可字做能字看念是念

於已聽是聽於人

大動或如山崩川竭飢饉荐臻凡非常之變皆

惟我止靈承于旅靈訓善就自然之妙言克堪用德

克訓能就用力之勤言惟典神天當做現在說為

是敬鬼神崇天道即是主之也如注謂誠可以為

神天之主則猶是擬議之詞似不切

爾曷止之命享天之命熙天之命並當為止下典共之意
注久分曉然申學士謂享天之命者民心安則天
命固也熙則天命益廣不特享之而已據此則注
亦為典共之意爾乃止迪履典康誥迪履未同同康誥注謂迪之者
雖履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則似訓迪為導典此
注不同案前注為是四亦乃字蓋窮誥之詞乃猶
言何為也履亦潔也有輕視之意自作不典謂其
所自作者為不典也詞例其自作不和同固忱于

正正釋為官長似是

我惟上

呂東萊曰秉德不康寧多士多方皆言之蓋

頑民不自省己之屢叛屢起乃不康寧之大者反
咎周之遷徙討伐為不康寧此其所以為惡也故
每提耳而告之

王曰止

金履祥曰王曰以下告遷洛之官士也有方

多士者三國之遺臣殷多士者武康之遺臣
奔走服役受指揮於監國故曰臣我監臣字沾用
猶言服役我字勿輕看多士篇中一曰此事臣我

宗多遜二曰服奔走臣我多遜此我監之我亦我
周家監則我所置以令監者則其所指揮即我之
指揮也然則其奔走服役正為我非為監此意不
可不知也注諸族有君道云之未的
越惟止 鄒季友曰臬事康誥篇蔡傳云臬法也此乃
異釋何和孔傳云汝無不能用法
越訓及為是尔因不克臬句并指前段爾有方以
下
亦尚止 忌猶惡也不忌謂不見惡凶德即上文不典不
謀介

和之類非指頑民尚不忌于凶德謂庶幾不受人
忌惡於凶德也穆、即和也謀介亦是資於人自
穆、未
尚尔 事字泛指所為之事下文即其事也
惟尔 注疑多方為多士之訛遽讀之似是其實不
然此篇本名多方簡末故取多方字為言耳且曰
多方則多士在其中所該亦廣不必改為多士
命 申時行曰一說命即天命蓋殷民反側皆由
不知天命妄觀興復所以深杜其亂萌也

又曰止敬于和即上文穆之在乃位是也則字內含
我怨誅戮意而語不露正足見聖人口氣
立政錢時曰周公作書以告成王專以得人為立政之
本而知人又得人之本如曰迪知曰克知曰灼見
曰灼知及推原文王則又自克厥宅心之外無他
說嗚呼至矣哉此心不明安能知人不能知人安
能得人錢時曰若曰者史氏記述之言也周公拱手
周公止解或

公

誓首而後告則當如浴誥周公拱手誓首曰朕復
子明辟矣而此云爾者蓋致君盡禮既躬行之又
宣言之曰敢拜手誓首以告如召誥錫周曰拜手
誓首旅王若公也用或戒于王先儒謂周公率群
臣進戒典說命或諫同然說命明言群臣咸諫于
王而此書未嘗有群臣之文周公叔父也今既復
群遂以立政之要傾倒為王言之非群臣所得預
也咸誓也咸戒者特罄竭底蘊悉以戒王耳典下
文咸告孺子同常伯常任準人即三宅是也看得

此書後面雖舉衆官而綱領全在三宅節。變文
不同曰乃牧曰牧夫曰司牧人皆謂常伯也曰乃
事曰任人曰常事曰立事皆謂常任也曰乃準曰
準夫皆謂準人也先儒謂常伯三公百官之長此
說雖近之而未明蓋成王時周召分陝為二伯周
公既沒召畢為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康王之誥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
應門右二伯即常伯也居中以統治諸侯故亦曰
牧三公實任之其唐虞之四岳歟或以為州牧侯

伯則如之何而在王左右也常任六卿也以其分
掌天地四時之事故曰常任準人者彈糾之官此
朝廷之繩墨上下所取準則者故曰準人或以為
士官者不然司寇固六卿之一不應又復出此一
官也綴衣掌幄張虎賁衛士皆在王左右者也或
曰三宅之官任莫重為誠不可不知恤矣若綴衣
虎賁何為而與三宅並論嗚呼此聖人之深慮也
蓋侍御僕從所以旦夕承弼厥辟有小人為廁其
間則出入起居無非盡心敬德之地尤為人情所

易忽而勿之恤者周公之旨深矣
融堂所說大畧為是蔡氏以拱手誓首十字為周
公贊群臣詞用咸戒于王以下為群臣進戒詞非
是拱手誓首句與下文夏臣告教厥后曰拱手誓
首后矣詔意相類周公蓋治夏臣告君之例也且
其告唯歷舉官名極有含蓄引而不發使成王思
而得之殊不似群臣進戒之語蓋先唱出官名少
頃再發後語故更署周公曰又以嗚呼發一時情
狀可推也知恤鮮哉先儒謂知憂其得人者鮮矣

愚則有疑但曰知恤則其恤未見何所指蓋恤鮮
為一義鮮謂責任之其人周公欲令成王知以其
人之乏為恤也未着一或字深論之之意

古之止申時行謂謀面以下皆夏臣告君之詞亦通
愚謂此說是

亦越止錢時曰克用二字極宜細玩天下未嘗無賢
是德者在於能用與不能用耳有而不能用賢者不屑
也先儒謂三宅已用之賢三俊未用之賢殆未安
夏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正是其所顯之俊俊

者其人也宅者以其人而居其位也觀乃用三有
宅克即宅而繼以曰三有俊克即俊此一曰字文
義甚明蓋乃用三有宅而能就其宅之所任亦曰
三有俊而能就其德之所堪尔克即宅者克即俊
故也各稱其職者各稱其德之謂也如曰克用三
宅三俊而用假于厥邑用丕式見德謂三俊為未
用可乎前論籲俊而申言九德之行則俊固不止
於三也謂之俊者因三宅而立名也此書終言宅
必言俊蓋非此俊漸不可以宅此任此正立政之

要旨故兼言之以深致其意

鳴呼止
萬姓

錢時曰羞進也進刑猶言嗜殺不已也周公
至此特曰欽罰非真知天心之不得已不能道此
一字

愚案仔我之下疑有脫文今不可攷但大意則蓋
謂天眷我周使其代商受命如夫夏桀亡道天眷
商家使其代夏受命奄甸萬姓也式商受命四字
已見仲虺之誥注典此異本文脫誤此語竟亦不
可解甸治也井收什伍不必言

亦越止 遽讀經文三宅三俊如各有三及熟看之乃
長伯 知融堂說為是也此節克知灼見亦互文詳審之
也曰克知則非畧知曰灼見則非膚見心一也
自其職掌上謂之宅心自其道德上謂之俊心俊
心體也宅心用也道德之體可以敬事上帝職掌
之用可以立民長伯
立政一篇宜分為三段此以上歷叙夏商文武立
官大旨立政任人以下至受此丕之基說文武立
官之實嗚呼至篇末專以此戒成王也

大都止 吉士 蔡傳此都邑之官也愚所未解大都小伯則
職固係都邑而藝人已下皆是在廷官人宜概言
此亦緊要之官也

注 呂氏就原文校之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作
大都小都之長也庖人下有尹庖二字內饗下有
尹饗二字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也無常德
二字吉士也下有常久也言終文武之世無非吉
士也十四字案蔡氏所引此餘尚有異同增損不
少蓋皆係蔡氏所改定

文王止有德人字上疑脫準字非畧也以克俊有德宣既

此語意以知三宅外非別有三俊亦何謂

文王止兼謂攝取之猶典也用達吏言庶獄庶換事係民

間惟有有司典牧夫以治之王則無為在上知人

以仕之不敢下侵庶職惟其所為訓勅勸其用王

命以助天工者懲其違王命以招人怨者若是而

已者也

亦越止厥字指文王時並字指文王武王言

注周公王燕曰公下闕一承字上文

注南宮通本拈訛作適括

鳴呼止吳澄曰立政立事之人即常任也

若謂才諧其職勿有間之不必說以小人間之凡

旁議遮碍不得專任亦是間

自一止蘓傳云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于莊子一話

一言聞斯行之則不勝其弊以其不勝弊而舉棄

之則所喪亦多矣必受而繹之末惟成德之彥則

不可以小道小言眩也故一話一言終必付之而

後可

成德之彥即三宅三俊也我則至受民申時行作
一氣讀愚謂宜作二句但以字緊承合畜任用認
謀意自古止袁黃曰此明上丕乃俾亂之意日記云此節
言商以該夏言文以該武于經文甚通玩注自古
及商人及字明以古為禹商為湯矣不言武王者
武所行皆文之事也由用繹尋也言能用之尋繹其所蘊也蔡氏從蘓
傳釋為細繹似以由為細然二字不通只如字釋

為是

國則止國謂有道之國即上文夏商周是也當泰之
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國顯在厥世者所謂舜有
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之類是也勸音
邁通作邁邁勉力也

今文止吳澄曰不云度言度慎舉其中以該之省文
也

惟有司之牧夫解與上文同

其克止林之奇曰呼文子文孫言守成以文終以誥
大烈

尔戎兵則武不可死
錢時曰：詰者責實之名。古者井田兵農不分，比閭旅黨，即伍兩軍師之制。禹迹所歷，大抵皆然。其克詰，尔戎兵主意在此。一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二句，一意陟行也。如陟遠自迹之陟，陟禹之迹，言行遠也。方行天下，謂巡狩四岳，以覲諸侯，不必言如穆王八駿也。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二句亦一串此至字，非身到只是及字，見所服之廣也。後案

郝京山說畧典此合可并致

注呂氏 檢東萊書說此注呂氏曰：已下至末皆係呂氏之語，繼以治兵之戒。為下原書尚有數十句而蔡氏刪之，又增或曰二字，如自問自答，然非就原書校之，則或曰之為設問，與不者亦不分明耳。杆獄原書作度獄是。

周公止中罰

錢時曰：上文一截既言勿誤度獄，克用常人立政之旨已備矣。蘓忿生為公而兼司寇，又兼大史，是時在旁，故周公語已遂呼而勉之。周家深仁厚澤，卒綿過歷之期，而周公獨以長我王國，歸之

蘓公之由獄而蘓公由獄又獨歸其敬字此正勿
誤度獄之深旨雖曰勉蘓公而亦以示成王歎
蘓軾曰列者前後相比猶今言例也
常任為大卿則司寇蘓公即常任也周公告成王
之言止於前節而此則申命蘓公之言蓋稱其前
功使之滋有慎於持秉也成字前後並虛字蔡傳
訓後成字為法非是

尚書攔外書八

175
125
7

